



范文正公集卷之二十二

宋范仲淹希文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墓誌銘

贈戶部郎中許公墓誌銘

公諱衮字公儀世為燕人皇考諱某王考諱某並
隱君子也避五代之難不榮以祿考諱某汶陽之
廬令累贈光祿少卿妣清河張氏贈河內縣太君
皆積德深長慶著來嗣公英秀而文與時會亨開

寶八年太宗之尹開封也龍德日彰髦傑之士其
嚮如雲是歲秋賦公卿送名者比比焉及試藝公
為之首覆策于庭復在高等時登甲乙科者必更
州縣有唐之遺風釋褐除江寧府獄曹掾本路八
使言聽決詳明上既御大器北伐太原促召至行
在曰我姑試之除均州防禦判官郡將表其能狀
乃拜太子右贊善大夫通判姑蘇郡事時二浙之
地始歸朝廷宿政如繩公善解之就進殿中丞俄
拜奉常博士領曹南郡樹善屏惡新民耳目以前
均權浙右坐聯職之累降品一等領饒陽錢監未
幾辦之移倅弋陽郡復官曲臺在郡七陳諫章上
愛其忠就遷本郡守受代至闕下復上策議并所

著文四十卷翌日召試禁庭上覽而嘉之曰南府
才冠吾不失人即以本官直昭文館賜服五品判
登聞鼓院由是四方之訟清而不壅以奉安先塋
請理覃懷郡出奉公家入敦孝事河內人歌焉又
西陲文州扼其戎險命公往刺遠人使之真宗即
位一日謂執政曰人君之言行也動乎天地不可
以誣命公修注記以先君之諱固請不獲須正人
也公在館三進秩至于職方員外郎因論邊事慷
慨動上心而改兵部方將圖任遘疾求解不得去

以景德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終于京師武成坊之
私第享年五十七娶朱氏封永城縣君有子四人
伯曰珂祁州深澤尉仲曰琰有文與行擢進士第
今為太常博士奉朝請叔曰琦恭謹有立今為右
侍禁衛州兵馬監押季曰頊早亡一女適進士張
濤朝廷贈公尚書戶部郎中進封夫人河南縣太
君子登朝也以某年月日歸葬于懷之河南縣某
鄉某里銘曰
燕趙之英邦家之寶親逢聖神首冠俊造翹翹入

穀郁郁登瀛榮滯六曹淹恤百城晚歸內朝端立
右史直道始行怒飛爰止嗚呼遇豈不奇進豈不
時賢者弗達天平可疑葬于善地兮保以令嗣兮
亦公之意兮

滕公夫人刁氏墓誌銘

序曰塋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見之也君子之思也
遠故復卜于山坎于泉又刻名與行從而祕之意
百代之下治亂之變觀其銘思其人而不敢廢其
墓斯孝子之心取諸大過初夫人之長子今祠部

外郎宗諒作諫官以抗章黜知玉山郡再貶莅池陽之摧酷俄而起倅江寧府事常謂池之九華山上凌紫霄下盤洪流千巖白雲萬壑清風草木多靈民人一熙書契已降不知干戈居者得其壽藏者得其朽乃歎曰是可隱志焉是可宅先焉即奉先公太博之靈槨于此山之金鷄原斯又大過之意至矣哉時景祐之三載明年夫人無疾而終春秋七十有二閏四月舉而祔之禮也夫人姓刁氏其先譜史存焉皇考諱冕後唐天平軍節度判官

王考諱傑梁泰寧軍節度判官考諱允成皇朝贈太子右贊善大夫夫人歸滕氏服勤婦道自先太博之遺世也二子尚幼夫人夙夜誨導內惟節儉外豐禮於賓客俾令人是親以就厥文行而祠部君克承善志鴻軒鳳翥有風采于朝廷夫人累封渤海縣太君次子宗元就養于家未登祿仕二女適名族稱其禮範夫人之性柔而明端而慈曉文翰通名理事長如不克撫下如不及居大族餘五十載門中無間言及子以言貶顛沛於江湖間夫

人從之未嘗出憂語知事君之然也難哉故生享
德於慶閭沒反真於福地漸於祠部同年之執也
嘗入拜于堂上知夫人之賢而敢述焉其銘曰
九江之上九華之中孝子宅親厥思無窮茫茫萬
年高岸可遷尚有人焉來此拳拳曰賢哉滕公夫
人之墓再拜而去

都官員外郎元公墓誌銘

公諱奉宗字知禮其先臨川大姓危氏也皇考諱
仔倡唐信州刺史避楊渥之亂東依錢氏時朝廷

命討淮南未行而終因家於餘杭王考諱德照為
吳越王相僅三十年賜姓元氏累贈太保考諱秀
文典吳越書命累贈太僕少卿妣陳氏贈馮翊縣
太君少鄉子五人曰興宗象宗宜宗道宗公即幼
子也三人事忠懿王有儒術皆補為郎象宗忠懿
之胥也從而還朝以文召試拜光祿寺丞公精於
詞律景德中天子臨軒試天下士公中甲科初命
歙州績溪縣事再命常州武進令皆以廉愛稱遷
漳州從事故鎮牧錢公惟濟洎數朝賢交章保任

除忠正軍掌書記俄改淮南幕本道按刑使采公
理行以聞擢拜太子中允領淝川權酷朝廷以西
蜀天下之富昔者吏囋民膏怨所由生階之為亂
宜清舉者往焉公例改知蜀州晉原縣今上即位
遷太常丞賜服五品還知通州海門縣遷博士入
拜尚書屯田外郎有監郡之行公以思事松楸願
得餘杭一閑局莅之詔從其請丹期求分務南都
尋告老歸姑蘇郡朝廷恤之補一子官又以籍田
之慶進都官外郎景祐戊寅歲十月丙戌考終于

永定里第之寢享年七十有八始娶吳氏再娶李
氏封壽安縣君公三子昞暉暉皆舉進士昞從其
補今為歛縣簿暉暉並策名暉不赴調暉解官俱
就養左右及公之喪勺水不入口者三日公孝悌
之性不避禍難初江浙始下關譏甚嚴衣冠之族
咸促赴闕下無敢私歸公聞太夫人之憂晝匿夜
馳以及於塋兄道宗有才名不就世祿舉天府進
士為搢紳先生所推諾公友事之如在膝下易衣
并食不改其樂有兄子翼幼依於公愛之如傷教

之若不及以至于成宗黨稱爲相國潁川公曩司
湖漕公在武進諸郡有難獄多命公決之在海門
日患斥鹵之澤民無甘飲及卜良地鑿大池廣方
百步積泉袤丈自是雖甚旱暵人常賴之又邑有
大瀆亘數十里堙而不治公抗議籍力導至于海
人咸利焉公退十餘年創竹亭花圃遊遙其間多
素食清居非有道者不接晚年制斂服葬器而命
諸子曰吾死之日必歸我于父兄之側魂如有知
得事親於地下諸子如其教以其年十二月甲申

塋于錢塘履孝鄉峴陀嶺之先塋禮也仲以公年
德嘗修鄉丈之禮而敢銘焉

榮華之衢奔者無極公乎何心却焉而息孝友之
風樹者無幾公乎何心沒焉不已遷惠于民抱道
于身于嗟君子吾不知夫古人

贈兵部尚書田公墓誌銘

公諱錫字表聖世爲京兆人唐德之衰徙家于蜀
昔武王封舜之後於陳春秋時公子完如齊子孫
遂大食采於田而命氏焉厥後將有穰苴相有千

秋斯可謂之著矣大王父易直王父成皆隱君子也文而不耀父懿因公之貴累贈尚書左司郎中善教于家嘗命公曰汝讀聖人之書而學其道慎無速為期二十年可以從政矣公服其訓拳拳然博通群書東游長安昌黎韓丕復居驪山白鹿觀數年器志大成拔王府薦有聲于京師太宗皇帝親策天下進士擢公第二人時太平興國三年秋也釋褐除將作監丞通判宣城郡召還改著作佐郎俄拜右拾遺直史館賜五品服出為河北轉運

使改知相州就除左補闕移桐廬郡遷起居舍人還判登聞鼓院尋以本官知制誥進兵部員外郎充職以直言改戶部郎中出守淮陽以留獄之謗左降海州團練副使起為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復戶部郎中真宗皇帝即位遷吏部郎中判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賜金紫求出典海陵郡還臺兼御史知雜拜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以咸平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終於私第享年六十四公自白衣已有意於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飲禮又請

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八
修籍田禮及在朝廷知無不言太宗初既取太原
范陽未下帝怒不賞平晉之功中外噤然而莫敢
言者獨公上書論諫理意深切帝感寤璽書褒荅
賜內帑錢五十萬僚友謂公曰今日之事鮮矣宜
少晦以遠讒忌公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
其性豈一賞之奪耶在河朔暨相州累章論邊事
至桐廬郡以吳越之邦歸朝廷未久人阻禮教邈
如也公下車建孔子廟教之詩書天子賜九經以
佑之自是睦人舉孝秀登搢紳者比比焉在郡聞

禁中火拜章極言上嘉之及還眷遇愈隆會乾明
節館閣多進詩歌帝獨喜公之辭乃依韻和賜令
宰相宣付公又上封禪書謂五代之亂人如豺虎
不圖復見太平宜崇檢王之禮以荅天意公在西
掖會京畿太旱禱祠無應遂抗言切於時政故有
宛丘之行咸平初出使秦隴迴上三章言陝西數
十州苦于靈夏之役朝廷為之感然出海陵之初
以星文示變拜䟽請降詔責躬上奉天誠真宗皇
帝嘉其意屢召對便殿及行降中使撫安仍加寵

齊爰有翰林學士承旨宋公白舉公賢良方正以副天下之望一日召對久之且曰陛下以皇王之道為心臣請采經史中切於治體者上資聖覽帝深然之乃具草以進手詔荅曰卿能演皇王清淨之風述理亂興亡之本備觀鑒戒朕心渙然所撰三十篇皆隱其目公奉事兩朝由遺補歷御史至諫議大夫前後章疏凡五十有二嘗謂諸子曰吾每言國家事天子聽納則人臣之幸不然禍且至矣亦吾之分也及終有遺表陳邦國安不忘危之

意其家弗預焉天子怛然命中使賻之有制痛悼贈工部侍郎二子改大理評事持喪中並給月俸哀榮之禮可謂至矣後以二子登朝累贈兵部尚書寶元幾年某月某日與夫人合塋于泗州臨淮縣某鄉之某原禮也公娶楊氏再娶奚氏封江陵縣君能循法度以配君子二子長曰慶遠今為駕部員外郎次曰慶餘今為比部郎中並克奉堂構有能政于四方女三人長適王氏次適龐氏季適張氏皆以婦道稱公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

咸憚伏之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
中樂得其正晏如也著文章成五十卷目之曰咸
平集行於世論者曰在大禹時臯陶矢厥謨在湯
武時伊尹周公為之訓誥故教化紀綱莫盛於三
代而子孫有天下皆數百年秦滅詩書其風丕紹
至西漢得賈誼董仲舒其言可以追先王之烈而
弗克施使後世王者無復起三代之心由漢始也
聖宋定天下太宗銳意太平真宗之初復親擢俊
乂如田公之徒並見獎用惜乎不終其才豈皇天

之意特厚於古歟漸幼聞高風未嘗游於其門今
駕部書先君之履業索文於江外漸敢約而修之
又采舊老之言而作銘云

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言甚危命甚竒盡心而
弗疑終身而無違嗚呼賢哉吾不得而見之

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誌銘

寶元二年六月十八日尚書兵部侍郎致仕胡公
薨于餘杭郡之私第明年二月十有一日塋于杭
之錢塘縣南山履泰鄉龍井源以夫人潁川郡君

陳氏祔焉禮也孤子楷泣血言于友人范漸禮經
謂稱揚先祖之美以明著於後世此孝子孝孫之
心也然而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處喪之言烏乎能
文今得浙東簽書寺丞俞君狀先人之事而敢請
誌焉漸曰孔子見齊衰者必作重其孝於親也敢
不唯命公諱則字子正婺之永康人也昔虞舜之
後有胡公武王封於陳蓋族望之來遠矣皇考諱
彭王考諱澱皆隱於唐季其道不顯考諱承師在
鄉閭間以積善稱因公而貴官至尚書比部員外

郎贈吏部郎中妣應氏封永樂縣太君贈普寧郡
太君公少而倜儻負氣格錢氏為國百年士用補
廕不設貢舉吳越間儒風幾息公能購經史屬文
辭及歸皇朝端拱二年御前登進士第釋褐為許
州許田尉以幹自聞補蘄州廣濟宰又補憲州錄
曹以本道計使諫大夫索公湘之舉改祕書省著
作佐郎簽署貝州節度觀察判官公事升本省丞
知潯州拜太常博士提舉二浙權茶事兼知桐廬
郡丁太夫人憂服除以本官知永嘉郡遷屯田員

外郎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擢任江淮制置
發運使轉戶部員外郎入為三司度支副使賜金
紫除禮部郎中京西轉運使又移廣南西路轉運
使以戶部郎中充江淮制置發運使轉吏部郎中
改太常少卿丁先君憂終制知玉山郡移福唐郡
拜右諫議大夫知杭州入判流內銓以舉官累責
授少常知池州未行復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領河
北都轉運使給事中入權三司使拜工部侍郎集
賢院學士知陳州進刑部再牧餘杭郡踐更中外

凡四十七年得請加兵部侍郎致仕朝廷命長子
通判錢塘以就養又六年而終享齡七十有七天
子聞而悼之進一子官初至道中公在憲州時西
寇梗邊朝廷命師五路入討詔具三十日糧以從
之索公方引公督隨軍糧草事公曰為百日計猶
或不支柰何索公乃遣公入奏召對逾刻公陳邊
事如指之掌上顧左右曰州縣中有如此人遂可
其奏且示甄拔之意後大帥李繼隆果與寇遇十
旬不解索公曰微子幾敗吾事一日其帥移文曰

兵將深入糧可繼乎公曰師老矣矯問我糧為歸
師之名耳請以有備報之索從其議彼即自還無
以咎我其先見如此及索公主河北計又奏辟之
遂以貝州之行朝廷遣使省天下冗役就命公行
河北道凡去籍者僅十萬數民用休息在潞州人
有虎患公齋戒禱城隍神翌朝得死虎于廟中其
誠之效歟按池州永豐監得匿銅數萬斤吏懼當
死公思之曰昔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前吏義焉
今銅尚在吾忍重其貨而輕數人之生耶咸以羨

餘籍之不復為坐在江淮制置日會真宗皇帝奉
祀景亳公實主其供億千乘萬騎至于禮成無一
毫之闕帝深愛其才而加獎勞遂進秩登于計相
之貳在廣南西路有大船困風于遠海食匱資竭
久不能進夷人告窮于公公命瓊州出公帑錢三
百萬以貸之吏曰夷本亡信又海舶乘風無所不
之公曰遠人之來不恤其窮豈國家之意耶後夷
人卒至輸上之貨十倍其貸朝廷省奏而嘉焉又
宜州繫重辟十九人時有大水公不慮患而特往

辨之活者九人焉在福唐有官田數百頃民輸租食利舊矣至是計臣上言請就鬻之責其估二十萬貫民不勝散公奏之未報章三上且曰百姓疾苦刺史當言之而弗從刺史可廢矣乃有俞詔減其直之半而民始安公領三司使寬於財利不以刻下為功時上方以兩京陝西官鹽歲久民鮮得食而日以犯法命通商有司重其改作公首請奉詔其事遂行公性至孝自曲臺丁太夫人憂廬于墓側以終喪紀有草木之祥本郡表之及京西之

行以家君朱紱為請上曰胡則為孝雖非其例與以明勸也縉紳先生榮之又天禧中尚居郎署朝廷擬公諫議大夫知廣州公以家君八十歲懇辭于政府乃復有制置之行尋以哀去職得盡心於喪塋公富宇量篤風義往往臨事得文法外意人或譏之公亦無悔焉其輕財尚施不為私積士大夫又稱之福唐前郡將被訟去官嘗延蜀儒龍昌期與郡人講易率錢十萬遺之以歸事在訟中及公下車昌期自益部械至公曰斯何罪耶遽命釋

之見以賓禮法當償其所遺公代以俸金仍厚遣而還又濟陽丁公為舉子時與孫漢公客許田公待之甚厚及其執政而雅故之情不絕若休感士人而未嘗預暨丁有朱崖之行昔之賓客無敢顧其家公實被議出玉山郡尚屢遣介夫不遠萬里而往遺焉此又人之難矣及退居西湖乘畫船擊清波深樽雅絃左子右孫與交親笑歌於時歲之間浩如也不謂之賢乎夫人潁川郡君有慈和之德先以壽終令子四人長曰楷都官員外郎前

知睦州祥符七年秋登服勤詞學科所至政能先君風度次曰湘好學有志識朋友多之次曰桂俊異居喪而亡次曰淮孝謹有成人風二女長適泉州德化縣尉蘓璠次適御史臺主簿華叅而亡其閨門之範見其潁川之誌泮非特為重齊衰之情嘗倅宛丘郡會公為二千石以國士見遇且與都官布素之游誠可代孝子而言焉銘曰
進以功退以壽義可書石不朽百年之為兮千載後

文正公集 卷之五
胡公夫人陳氏墓誌銘

詩稱采繁夫人不失職也夫人之職莫先乎舅姑
甘旨以事居蘋蘩以事往故可以配君子正家道
也夫人姓陳氏金華郡之令族曾祖諱晦祖諱資
父諱文諭皆樂善于家不從仕宦夫人幼賢父母
篤愛擇公而妻之及公中科第累調遠方二親樂
閭里與姻族游夫人願侍左右不從公行凡二十
年縫衣爨飧必躬親之至舅姑之終與公執喪三
年然後就公官所此夫人大節無愧天下之為人

婦者有聲詩之義焉又性好禮自少至老對公如
賓客加以純儉而仁笄服之餘皆均于親之貧者
夫人自公登朝封上黨縣君公為諫議大夫進封
本郡君寶元元年秋九月寢疾乃齋沐易衣怡怡
而終享年七十有九以三年二月十一日與公合
塋于履泰鄉龍井源禮也子四人長曰楷都官員
外郎次曰湘曰桂曰淮並太常寺太祝二女習夫
人之教柔淑有禮宗黨稱焉長適蘓氏次適華氏
銘曰

惟孝惟禮作配君子伊夫人兮至矣

寧海軍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

吳興郡太守滕侯下車求故同年沈兄之家得諸孤問其墳墓曰貧未之塋滕侯傷之乃謀于僚屬卜善地棟良日其禮悉備以寶元三年二月某日塋于德清縣之永和鄉大壯嶺君諱嚴字叔寬世為本郡人其先食邑於邨後子孫失國而為沈氏漢晉而下代有其人曾祖諱規祖諱廷誨父諱延岫皆隱而不仕叔寬幼負器識服親之教宗經屬

文有聲于江表大中祥符七年秋郡國敦遣首送于禮部明年春禮部較天下之才奏叔寬第四人天子命試于庭中甲科除南康軍判官三載有善績改宣城節度掌書記國家興山澤之利主計等薦君洪州武寧之茗局外臺上請兼領本邑事朝廷從之既而吏畏其廉民愛其慈君子謂之善政餘杭郡榷酤歲金二十萬貫為諸郡之劇主計又奏君尸之三年而還會故叅政蔡公居守南都以同年之游惜其沉俊辟為留守推官其年秋七月

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三 十一
以疾終于官所享年五十叔寬孝悌于家事其親
未嘗違顏色視兄之孤必先於己子與人交篤於
義信善人君子無不樂見之及聞其亡皆相弔云
天與其才也又賦其行也而不及其顯以壽也悲
夫三子曰祁曰郃曰郁並從儒學必有立者二女
長適前進士陳經次女未笄長女之嫁蔡公不遠
千里命齎金以送之及君之塋又滕侯極意以營
之有以見叔寬感人之深也如此澣同年之列最
相知心故書之銘曰

叔寬叔寬生兮可愛歿兮可傷友朋之望兮子孫
其昌

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

寶元二年歲次己卯四月前叅知政事戶部侍郎
蔡公薨天子悼之卿大夫憂之國人傷之上命三
公舉行典禮贈兵部尚書謚曰文忠以康定二年
歲次辛巳十一月某日塋于許州陽翟之某山公
諱齊字子思其先周之子孫累封於蔡因以著姓
秦漢以降代生偉人曾祖綰贈太保洛陽人也嘗

宰萊之膠水居官九年民愛以深遂家焉祖諱鄰
贈太傅隱居丘園以墳素為樂考諱夢臣累贈中
書令博通經史善時筆與宗族居鄉黨稱其孝友
娶楚國太夫人張氏而生公教之親仁賓來如歸
公幼而神秀眉目廣聳見者異之嘗依外舅劉氏
學于彭城今相國隴西公廸時為監郡得公詩語
嘆曰渠有大志宜善視之大中祥符八年春真宗
皇帝臨軒以文考天下之士公中第一及引對文
陛堂堂英偉進退有法上大悅顧謂寇萊公曰得

人矣特下詔俾金吾給七人清道自公始也釋褐
除將作監丞通守交海郡移北海郡召還以大著
直集賢院主判三司開拆司賜服五品今上即位
拜右司諫同修起居注改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知雜事賜金紫歷戶部度支二副使遷起居舍人
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既而召入翰林為學士兼侍
讀學士轉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守西京以便親
求為高密郡徙南京入除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
丞尋改給事中復充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拜樞

密副使進禮部侍郎叅知政事以戶部侍郎罷終
于汝陰郡享年若干楚國在堂君子哀之公之弟
祕書丞稟甥著作佐郎冠平幹公襄事中山郡夫
人劉氏哭泣三年至于疾廢二子尚幼曰延慶太
常寺太祝曰延嗣祕書省正字長女適試將作監
主簿劉庠次女在室而仲自布素從公之遊見公
出處語默無一不善門中奉親日視其親色諸公
昆弟愛之如傷先朝采拔以輔相器之當遺弓之
初公懷哀慕不能食者數日家人視其衾衣涕泗

霑濕公病汝陰聞拓拔僭稱嘻吁感槩教弟稟言
西事甚詳蓋忠孝之性發之天也公於親舊間雖
死生不易彼有孤遺則必為之備嫁娶又好學無
倦未嘗不以名教為急孔子之後世襲文宣公嘗
宰曲阜乾興中四十九代孫承祐卒遂廢十餘年
公聞承祐有母弟在抗章請復其嗣有詔從之其
立朝也能清其心高其行未嘗取於人明肅太后
時用事中貴人董修景德寺時公在翰林詔為之
記中人求公善辭許以不次公遲之不進故被誣

而出至高密會歲饑公請蠲諸州稅又力請放海
利以救東人于今賴之公兩居憲臺方嚴不動百
辟畏其風權威有過則彈劾不隱未嘗求其下也
明肅之終莊惠復立閣門促百僚賀公毅然正色
目臺吏不得追班前白執政遂罷自是莊惠損抑
禮數有力焉在樞密院海南奏交趾八百餘人避
本國之虐以歸我議者謂不如還之恐生邊患公
曰當內之荆湖間活以閑田柰何求生而來委之
兇虎蠻亦人也義必不還苟散為民盜從而戮之

酷又甚焉爭之不能得後果為亂捕之歲餘宜桂
以西皆警朝廷患之公猶有愧色在政府浩然示
至公於中外以進賢為樂以天下為憂見佞色則
嫉聞善言必謝孜孜論道以致君堯舜為心與大
臣居和而不倚正而不訐無親疎之間有方大之
量朝廷為之重刑賞為之平及其出也未踰歲時
而天子思之公遽不起嗚呼公之生也天有意也
公之亡也天無意乎使在位而壽則道德功名非
竹帛之可勝矣銘曰

泰山之東齊魯同風厥生我公我公堂堂觀國之
光亨于真皇真皇上僊隕血漣漣欲報昊天今上
聖神廼眷正人參于國鈞純德坦坦平心浩浩進
退惟道恕以待物誠以報國仁人之德天乎天乎
豈不有心奪此令人我懷憂深箕山峩峩潁川悠
悠山為陂兮川為丘公之名兮與日月留

尚書度支部中丞天章閣待制知陝州軍府

事王公墓誌銘

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噫先聖謂善人之

難得也如此世有德之清行之方政之平斯不謂
之善人乎余見之於子野王公矣公諱質字子野
其先太原人曾高占籍大名皇考諱徹以文行顯
至左拾遺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魯國公王
考諱祐雄文直道名重海內掌太祖誥命至兵部
侍郎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晉國公考諱旭
以公正果敢屢當藩寄為時之良二千石累贈兵
部尚書妣虞氏贈某郡君公稟嚴君之教幼而有
文伯父文正公為真宗朝賢相重德大器人莫可

動一日覽公之業喜甚作詩以獎之謂吾門未衰
矣用文正廕補太常寺奉禮郎三遷至大理丞文
正既薨公年尚未冠進所著文真宗嘉之召試學
士院辭入優等賜進士及第名動京師嘗師事楊
文公文公器之每謂朝中名公曰是子英妙加於
人遠矣時翰林劉公筠風岸高峻縉紳共仰不得
其門而進乃與禁中諸公共薦公之才敏天子命
公校文于館中歷殿中省丞為博士於太常加集
賢校理拜祠部外郎丁兵部憂服除以前官充識

同判姑蘓郡以公心公言正二千石之政二千石
初不平之終服其義而加禮焉還朝賜五品服章
改度支外郎同判尚書刑部又判吏部南曹進司
封外郎出領淮西郡部中十邑素多盜與訟號為
難治公至斷獄必以情按吏必有禮橫者繩之弱
者持之州人大服謂往之史君莫公若也蔡俗舊
祠吳元濟公曰豈有逆醜而當廟食耶吾為州長
不能正民之視聽俾民何從哉狄梁公李太尉皆
唐之忠烈又德加蔡人胡為不祠命工撤元濟廟

建二公之祠率吏民拜祭蔡人從之于今號為雙
廟秩滿拜祠部郎中朝廷除公開封府推官除兄
雍三司判官公曰皆是要職吾兄弟同日除拜朝
廷豈乏人哉乃堅請外補願留兄京師以奉家廟
士大夫聞而賢之往守壽春郡期月改合肥郡盜
有殺其徒以并其財者吏擒之公令處死法寺議
當貸死遂劾之公上疏曰盜以彊力而又殺人吏
追而擒之非自露而悛者胡為而貸焉如法寺所
論能害其類者皆無罪名民將競為盜盜已而殺

一夫其黨咸赦之盜可止乎疏上不報凡斷獄出
入以下吏為首長官為從公曰吾不勝法吏矣上
言請為之首朝廷從之左降監舒州靈仙觀後一
年今資政殿學士昌黎韓公琦知審刑院議盜殺
其徒非自首而悛惡者宜勿原之朝廷始頒示天
下且知公前所斷獄不為失矣又今資政殿學士
鄭公戩翰林學士葉公清臣皆論公竒才未大用
而非辜坐黜豈朝廷之意耶詔起公知海陵郡代
還除度支郎中荆湖北路轉運使時西陲宿兵財

用為重諸道轉運使競進羨餘幾千萬斬助軍之
獎實瘡痍細民以為已績公至而歎曰西兵天子
不得已而用之然湏于財賦豈如是而迫耶吾不
當為由是荆湖之民賴公少休焉會資政殿學士
富公弼拜職尚帶史館修撰與公未嘗識面聞其
風義舉公以代修撰朝廷從而除之兼掌選事及
韓富二公在樞府又交薦公清方為搢紳之冠天
子俞其奏擢以本官充天章閣待制依前掌選事
公再讓不允既而客有扣公曰銓衡至重利病多

矣公無建明者何公曰綱紀盡在如權衡然但持
者輒高下其手爾何必易其器耶公居之歲時選
士賴其平其間人物清濁公必辯之上前量有進
抑振天官久墜之職也天子以西北數藩鎮皆湏
巨人乃擇近列而褒遣之公得嶺陝州州當四達
之會又用兵而來吏民疲苦公至則緩征賦薄迎
勞屏兇寇拯孤弱人廼息肩幾一載而感疾以慶
曆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終于黃堂享年四十五靈
柩歸東都州人哭送于道朝廷加賻公生相門而

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三
弗驕弗華以貧為寶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虛嘗貸
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因
閱家藏書而得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
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秘藏之又得顏魯公為尚書
時乞米于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模之遍遺親友間其
雅尚如此故終身不貪所至有冰蘖聲此公之秉
德不亦清乎公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官
公介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戚必舊公未嘗
折顏色屈語論以合其意嘗有交游以言事被謫

朝之貴人皆切齒公特率昆弟祖宴都門謫者拒
之曰無為子之累乎公曰吾願為黨人從而貶之
光矣此公之執行不亦方乎公為數郡皆清心以
思治行已以率下必首崇學校而風化之人有犯
法非害于物者必緩其獄未始深文焉求民之疾
雖處幽不遺去民之梗雖負勢不避此仁人之政
不亦平平故每去一州則百姓號慟如赤子之慕
慈母也公性純孝與家人道先君事必感激泣下
故厚於宗族每奉拳焉憂樂同之弟素文正之子

也自淮南外計改涇原經畧使公食不甘寢不安
曰弟有母老且疾吾無親憂因入對請代行既而
弗許命其愛子規曰彼窮塞也得無危事汝可侍
行而左右之以均吾憂又少弟端嘗不利于春官
處徒勞者父之公為郎以歲課當遷願移厥恩召
端一試朝廷許之賜端進士出身其友愛之心有
如此者公不治生業惟畜書僅萬卷遠近從之魚
通佛老微旨撰寶元總錄一百卷皆聖賢窮理盡
性之說公樂稱人之善必曰吾不及矣在士大夫

非風義高遠弗與之游及其逝矣四方交友書問
相吊云前年吳安道死今年王子野卒賢大夫之
清者何其哀歟公娶周氏故禮部侍郎起之女封
褒信縣君生子男三人曰必將作監主簿曰復太
廟室長女二人長適太常寺太祝范純仁次女尚
幼余走塵土時公一接如舊以道義淡交者有年
矣結二姓之好以親仁人余常期公以青雲之器
大有立於國朝今不幸乃為公之墓銘銘曰
嗚呼人之清者曰賢國得而治焉性之仁者曰壽

民得以庇焉何子野之善人兮逝矣如川惟清方
而平正兮居人之先在聲詩之有言兮胡不萬年
忍送之于野兮葬之于泉徒切切於辭兮勒石之
堅期子野之令名兮與白日而長照

誌銘

范文正公集卷之二十三

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軍州事賈公墓

誌銘

公諱昌齡字延年其先鎮陽人以仕宦遷徙今為
開封人也曾祖諱某唐末起家備嘗險阻屬文之
外長於撰述以唐武宗而下至僖昭皆無實錄乃
以傳聞并諸家之說著唐年補錄六十五卷識者
稱之居石晉朝知制誥至周為給事有史有本傳
祖諱琰有才識字量太宗在藩邸相得有素領開

封尹辟為推官及即位擢拜正諫大夫樞密直學士期以輔相將討河東與大臣議將帥上曰非琰不可會寢疾不起上軫悼之憂形于色贈尚書左丞國史有傳父諱汾以氣義稱位不充量終于殿中丞公少孤太夫人愛之以待其成公天然好學甘於清苦時翰林李公宗諤有望於朝名實之士多出其門公依之有年以文行自立門下士咸推重之一上登進士第釋褐為饒州浮梁尉彼俗陰狡與人怨往食毒草而後闔即時斃什以誣其怨者公至必反覆省視自此被誣之人多昭雪烏秩滿除開封府功曹參軍在職修舉府中常推委之會太夫人寢疾公親藥餌不斯須去左右者數月以憂解官哀毀之過宗黨稱嗟服除為許州鄆城主簿本郡牧與外計使皆以文學政事交薦于朝廷改大理丞宰蜀之江源縣人繁地狹積多

田訟公曰聽訟之明曷若使無訟乎及正其疆條其弊以示於民自茲無爭焉時天下學校未興公修本邑孔子廟起學舍俾邑之秀民群居焉公旦暮往勸導之自此江源始有舉進士者邑人于今稱之皇上即位升殿中丞知宣州宣城縣未至有江淮制置使舉公監海州權貨務疏達利路商賈便之朝廷獎其勞改太常博士又遷屯田員外郎既而三司使以公可通天下之利薦之領京師權貨務三年稱職特除都官員外郎賜五品服往倅

泉州遠人賴之遷職方員外郎俄拜屯田郎中知
衛州會州長不利繼亡者數人人無敢往士大夫
惜公之行或教以易其府署公曰吉凶人乎死生
天乎於是弗易厥居而終亦無咎郡之共城有稻
田以供尚食水利有餘而民不與焉公使歲漑之
外與百姓共之天子以欽恤之懷憂及萬邦復先
朝提點刑獄使兩省近臣交上封奏舉公克職朝
廷從之命提點京西路刑獄事公性仁恕小大之
獄必盡心以聽郡邑之幽遠使車所不至者躬親

焉不事風威州縣九品必延見與語得其善則畫
一以聞見其過則教之使悛雖職居按察而不忍
摘人之惡搢紳稱其長者改度支郎中荆湖北路
轉運使下車訪能吏撤冗官部中諸郡例以公用
饋遺者一切不受西南夷人下溪州刺史彭仕義
隸于辰州而驕蹇狙詐嘗因入貢訴州官于登聞
辭皆不實朝廷弗欲較之責吏而已仕義益橫求
割近邊土民公遣吏直告之曰天子恩信及爾爾
狡而無厭我當擇於衆族求其可代汝者請之于

朝汝其圖之仕義始知懼盟不復敢訟改知潭州
潭荆湖之劇府人物繁會素為難治以公神明之
照雖千百其訟無毫髮之隱吏服民愛歌于道路
朝廷知公之重拜太常少卿直昭文館就鎮南海
始登舟感疾召諸子授以治命神思不亂以康定
元年八月二十三日不起公長厚之性資以明達
顛沛造次弗離中道寬而不懈直而不訐與人交
久而能恭當官而行未嘗違其正士大夫無不愛
其風度居家有節與親族同其有無常謂諸子曰

吾家清白可傳何生業之為啟手足之日門中索
然君子謂公之踐言矣娶三夫人高陽許氏中山
劉氏封長安縣君廣平宋氏封某縣君生八男長
曰寅有文學履業登進士第為絳州防禦推官與
次子廉俱不幸早世次曰蕃開封府封丘縣主簿
次曰常將作監主簿次曰當堂京岡並幼女五人
長適大理寺丞李競次適廬州舒城縣主簿王宗
慤次適河中府萬泉縣令高良佐次適孟州河陰
縣主簿州學教授蓋沂一女尚幼以某年月日葬

于鄭州新鄭縣抱章山之東南三夫人祔焉滄既
交而親從其孝子之請而作銘云

邦之令人道醇德懿芝蘭之室瑚璉之器稟孝含
忠播仁殖義位于一方未博其施弗遐厥壽蒼蒼
曷意君子惜賢小人奪惠葬于鄭國卜云善地子
產在焉魂兮相慰

太子右衛率府率田公墓誌銘

古稱陰有德於人者必享厥祥大厥後易不云乎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

信矣公諱紹方其先鴈門人曾高家于冀自耶律
氏熾得石晉山後八郡又歲侵兩河聞王考諱某
被遷于盧龍署之以官復治產雲中而貨殖焉考
諱某能幹父之蠶其家益顯娶王氏而生公公少
稱才武抱氣重諾有燕趙之風義事耶律得親信
左右常從而南牧帳下多掠獲漢家士民俾公尸
之公默計之曰漢人吾曹也驅之如犬羊非有罪
辜將孥戮于虜中乃縱之夜亡者千計此德於人
多矣公亦自負謂大丈夫胡能老於異域哉考妣

既葬吾其歸歟乃匿身草莽會夜則負斗而奔既
達朝廷真宗憫然嘉之補職于三班以其勇果屢
委軍甲捕外方寇所謂巡檢者至則盜息民得按
堵公祥符中主邵之峽口寨時龍水郡蠻寇大擾
戍兵屢履峽口溪洞亦乘聲嘯聚一日近寨圍而
噪之公戒軍士曰我露其勇彼將整而難破不如
示之怯士敢先動者吾以軍法從事衆皆肅然聽
命既夜公自率驍果突而擊之斬十餘級蠻雖衆
曾不能措手足大駭而奔自是終公之任不敢內

寇州將害其功不以上聞公曰吾自虜還漢獲從
王事足矣烏敢為功哉又嘗誨督諸子曰吾以漢
有聖人之風故脫身以歸今教汝詩書趨聖人之
道使汝輩有立吾將鼓歌以終天年豈病其不達
耶子况舉進士高第又舉賢良方正天子親問當
世治亂祥咎以對第一乃速進用四五年間掌西
掖書命為陝西道宣撫副使還朝敷奏稱旨乃詔
寵公以太子右衛率府率監瓊林苑金明池以便
子養士大夫榮之天子以尚憂西陲命充龍圖閣

直學士出領秦鳳路經畧使公在疾經畧屢求省
侍有詔敦勉遣中人尚醫軫視公以慶曆五年乙
酉孟秋月壬子不起享年七十有四上嗟惻之加
賜賻焉經畧累章哀訴得告奉公之喪以某年月
日葬于許州陽翟縣某原禮也公性剛直未嘗曲
於人然明恕少怒嘗官于閩中有愛馬使一卒乘
習遇危橋不下馬折足而斃公曰卒豈欲是耶不
復以一言詰之人皆服其度公娶李氏贈福昌郡
君前十五年而亡生八男經畧即長子也次曰淵

有詞業舉進士以兄廕補試秘書省校書郎許州
郟城主簿次曰沃漢幼亡次曰洵賴上主簿次曰
浹登進士第唐州團練推官次曰洸太廟齋郎次
曰泳皆業進士次小字寶哥尚幼三女長適海州
東海令張震次適辰州理掾高燾次適鄂州咸寧
令張子方皆以婦道稱于宗族潭嘗與公會于丹
陽見公氣貌話言剛而質毅而恭使人信而愛之
又與經畧之游舊矣俾序而銘云

公復其家去狄而華公教其嗣挺國之器厥後既

隆又壽而終天子贈為大夫弔為非積德而胡然
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師諡忠

獻范公墓誌銘

慶曆紀號之六載春正月丁亥資政殿大學士禮
部尚書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范公以疾薨聞
上悼之為不視朝制贈太子太師贈賻加等子孫
遷官者五人有司議行諡曰忠獻以其年某月日
葬于洛陽之某原某里附先塋也公諱雍字伯純
其先太原人皇考諱某後唐初為校書郎太師孟

公器之嘗辟居幕中後又從孟公入蜀霸業既成
遂為國相父之一日告老蜀主寵以太子太保就
第以疾終及公之貴累贈太保王考諱某在蜀為
刑部侍郎後歸朝終于左屯衛將軍累贈太傅考
諱某以太傅廕為供奉官終于合肥郡之監軍累
贈太師尚書令妣韓氏封安康郡太夫人追進京
兆郡實生二子公處其季十歲而孤家甚貧太夫
人遣公就學常質衣以為資公警悟過人挺然國
器舉進士咸平三年春御前釋褐補洛陽主簿再

調錢塘尉知已薦公廉敏改筠州從事秩滿以績
用除大理丞宰建之崇安縣遷殿中丞知端州還
朝獻所著文二十卷進太常博士初公為洛陽主
簿實典廩納而邑多權要公必先細民而後形勢
時尚書張公詠道過洛陽聞其事乃紀公姓名署
之于屏常指以示人曰識斯人否至是張公鎮淮
陽致書于寇萊公道公之才復奏公為淮陽倅成
命未行會萊公出守西洛辟公貳留守司朝廷俞
之張公曰奪我賢倅耶公自茲名重朝廷改田曹

外郎主判三司開拆賜五品服天禧中河決滑臺
齊魯承其弊朝廷遣兵數萬人塞其橫流千里之
民皆奔走負薪芻邑官荷校以督其事民不堪命
天子患之命丞相暨主計擇人以往僉以公為允
除京東轉運副使至則度河之勢量工集材邑官
皆釋之與民緩期不煩而濟河防既就進度支外
郎河北轉運使列塞積兵計糧為大民租不能給
須重其穀價募商以內之縣官苦其費公視德博
間地惟沃饒穀粟易歛又河渠通于塞下大可致

之乃輦諸州緡錢就以平糴方舟順流集于邊廩
自是河朔財用周于供億朝廷患陝西兵食不足
困于轉饋命公克本路轉運使賜三品服公至則
先寬其民不使遠輸募人入粟塞下給以池鹽商
嗜其息而農得以休上即位就遷兵部外郎召拜
戶部副使尋改度支副使未幾拜工部郎中龍圖
閣待制充陝西轉運使踰年召還提舉京百司會
環原州屬羗叛起大為邊患遣公安撫乃見其首
長諭以恩威即時嚮順還朝拜右諫議大夫權三

司使旋奉使契丹國以專對有體加龍圖閣直學
士主司如故公好訪問善開納天下金穀之利病
灼然居目中上知其才拜樞密副使歲餘丁太夫
人憂制以給事中起復視事籍田禮畢遷禮部侍
郎時玉清昭應宮災兩府簾對章獻太后泣曰先
帝崇奉此宮一旦至此賴東北隅猶存一二小殿
公揣知有復興之意因抗言曰先朝極土木而成
此宮一夕為燼豈天意耶如因其所存復欲興之
民將弗堪不如焚之之盡也諸公協其對章獻意

解曰不復勞人矣上說翌日下詔以諭中外烏又嘗繪尚書四代圖進之以備中覽居密府六載叅掌機務知無不為明道二年以戶部侍郎知陝州踰月移京兆府其年諸道旱蝗人復疾疫於關中為甚百姓轉于溝壑公先減廩祿復損民有餘以振之活數萬人每人躬自撫視至染厲氣卧疾者久徙鎮河陽暇日念國家禦戎之備率多弛廢西羌狡狠必有窺邊之心思不克威豈久安之勢乃感激上言而得入覲陳安邊六策上深加采納進

吏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出守西京既而西戎果叛上咨歎之授公振武軍節度使鎮延安時守備未完屯戍尚寡公累章乞師朝議小其寇不甚為意一日元昊驅衆十餘萬於延安城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上城中守者纔數百人公身被甲胄復呼民登埤日夜嚴守遣使召統帥劉平于慶州平領軍來援合元孫兵與賊夜戰王師不利二帥陷歿城中大恐無可守之勢公曰延安西夏之咽喉也如將不守則關輔皆危今人力窮矣奈何郡南

有嘉嶺山其神素靈乃望而禱之曰我死王事足矣生靈何辜為虜魚肉神享廟食于茲土其無意乎厥暮陰晦雨雪大下寇兵暴露不知所為乃晝夜引去延安遂完朝廷聞之封其神曰威顯公斯又至誠之感為不誣矣然二帥既歿累公左遷戶部侍郎知安州延安吏民百數詣闕號訴謂城當陷而存民將殞而生皆公之力也天子惻然故一歲間起公吏部侍郎知河中府未行改京兆府且許朝覲上優遇之加資政殿學士赴鎮歲餘以撫

安關輔之勞改尚書左丞進大學士俄而復守西京有群盜集于襄鄧浸淫汝洛間朝廷委公營之公夙夜乃事遣兵驅逼兼示恩貸故其寇歸者半戮者半民用樂業歲乃大登朝廷有詔褒之又言事者以西事而來收兵太冗宜遣使擇去以寬其費朝廷從之軍中往往偶語公密疏謂急而用之緩而棄之不可上乃止公保釐三歲拜禮部尚書時已抱疾至終之日洛人悲焉公常志在補益奏藁累篋及其沈痾聞朝廷有事于田狩猶拜疏忠

切以盡其心公性恭和有風鑒門下所舉多至貴
顯為時名卿藏書僅萬卷惟小書五經則常提携
左右不可一日無此與岷山處士龍昌期論易深
達微奧以昌期所著書奏御遂行於時公著明道
集三十卷後集十卷彌綸集十卷雖高年貴位而
造次不忘于學初娶魏氏追封鉅鹿郡夫人再娶
臧氏始封遂寧郡夫人改仁壽郡男六人長曰宗
傑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陝西轉運使三路制置解
鹽使先公一年而亡次宗良宗衍並守將作監主

簿次宗古皆早亡宗師宗賢今並太常寺太祝女
十人一適眉州防禦使高繼宣三人在室六人早
亡孫男六人子開子明並大理評事子儀太常寺
奉禮郎子諒子奇子淵將作監主簿孫女七人曾
孫女二人公約于身勞于國周旋四方始終一節
又政惟慈恕不任威罰今二子六孫秀異簪紳豈
陰德之在歟神素為公之所知又諸孤以公善狀
求為之銘銘曰

邦之偉人念德不怠勤勞王家四十七載入輔樞

軸作為股肱皇猷克贊天眷是膺出臨藩宣允專
節制蹈乎憂患濟以忠義政本乎仁行執乎恭夙
興夜寐則善之從歲月靡靡終于壽紀典禮具舉
神靈以喜葬于先塋舊栢青青子孫尚蕃承祭祀
方惟寧

東染院使种君墓誌銘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
血請銘於予予嘗經畧陝西知君最為詳懼遺其
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

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
不足守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
其毒君時為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
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
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
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
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
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
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

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
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
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
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堡障患
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既而朝廷署故寬州為
青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復就遷供備庫副
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羗向時漢官不能恩信羗
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多所
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虜中事

來告於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獎之屬
羗愛服皆願効死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
河之北有虜寨虜常濟河為患君屢使屬羗擊之
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
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
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聞其
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芻糧錢幣暨軍須城守之
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使一子專視士卒之疾調
其湯餌常戒以答責期于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今

翰林承旨王公堯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降
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年就兼鄜延路
駐泊兵馬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苑副使慶曆
二年春予按巡環州患屬羗之多而素不為用與
夏戎潛連助為邊患乃召蕃官慕恩與諸族酋長
僅八百人犒于麾下與之衣物繒綵以悅其意又
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紱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立
約束四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智者
處之慮復為變時青澗既完人可循守乃請于朝

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帥上言人
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屬羗羗
愛其類益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朝廷
始如其請君既至環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羗難
制懼合夏戎為暴發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為難
聚糧則力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君乃周行境
內入屬羗聚落撫以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首
奴訛者屈疆自處未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
郊迎君戒曰吾詰朝行勞爾族奴訛曰諾是夕大

雪三尺左右曰此羗兇詐嘗與高使君繼嵩挑戰
又所處險惡米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羗樹信
其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而進奴訛初不之信復
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卧帳中君已至蹙而起
之奴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
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誼呼曰今而後惟父所
使自是屬羗咸信於君有兀二族受夏戎偽署君
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歸者
半盡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偽署如兀

二族者百餘帳咸股慄請命納其所得文券袍帶
由是羗屬無復敢貳君戒諸族各置烽火夏戎時
來抄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
四涇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予領
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援涇原君即時
而赴羗兵從者數千人屬羗為吾用自此始君曰
羗兵既可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
民有請某事辭某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
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

射焉蹂是緣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
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
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為意前後經畧使交
薦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克
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惟環西南占原州之
疆有明珠城城康奴三種居屬羌之大素號疆梗
在原為孽寢及于環撫之狠不我信伐之險不可
入北有二川交通于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川之間
有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為宣撫

使乃諭君與原守將偕共幹其事君久悉利病即
日起兵會偕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之夏戎固忌
此城君遣人入虜中以計疑之兵遂不至又召明
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既出其不意
又亡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逼
以苦寒城成而疾作以慶曆五年正月七日甲子
啟手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葬于京兆萬年縣
之神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存放河南
壽安令祖仁諱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

登進士第累贈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于終南山君少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太宗朝再詔以事親不起真宗復加聘禮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部廕得將作監主簿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秦州太平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兆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兆之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淫祠崇夫子廟以來學者在涇陽有里胥王知謙者姦利事露逃之逼郊禮

乃出君曰送府則會息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蒼于縣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自是豪黠莫不斂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邑力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勤墮齊其力故功倍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言之歷通判鎮戎軍環鳳二州鳳之守王蒙正託童獻外姻以私干君復欲以賄汚君君正色不納蒙正大怒之乃使人諭王知謙訟君蒙正內為之助獄成流竇州上親政量移汝州君之弟世材

以一官讓君乃除孟州司馬龍圖閣直學士李公
紘雪于朝授衛尉丞主隨州權酷又禮部尚書宋
公綬工部侍郎狄公棐皆言君非辜改知虔州贛
縣君辭得監京兆軍資庫以同鄜交辟改簽署同
州判官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乃有故寬州之
請君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君推資產與
之惟取季父圖書而已莅官能摘惡庇民青澗與
環人皆畫君之像而享事之及終吏民暨屬羌酋
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廷深惜之賜三子恩君

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曰古文雅純篤養
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診試將作監主簿
曰詠同州澄城尉曰諮郊社齋郎曰諤三班奉職
皆有立訢記誼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奉官田
守政君在邊數年聚貨食教孤矢撫養士伍牢籠
羗夷無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嘗遣謀
者入虜中凡半歲間而虜誅握兵用事者二三人
謀者還言其謀得行會君已沒又天子方懷來故
其績不顯銘曰

東坡全集 卷之三十一
嗚呼種君出于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寧以剛
折果由直伸還自瘴海試于塞垣權以從事意其
出人捍虜之患又邊之民夙夜乃職星霜厥身生
則有涯死宜不泯邊俗祀之子子孫孫

范文正公集卷之二十四

天章閣待制滕君墓誌銘

君諱宗諒字子京大中祥符八年春與予同登進
士第始從之游然未篤知其為人及君歷維連泰
三州從事在泰日子為鹽官於郡下見君職事外
孜孜聚書作文章愛賓客又與予同護海堰之役
遇大風至即夕潮上兵民驚逸吏皆蒼惶不能止
君獨神色不變緩談其利害衆意乃定予始知君
必非常之才而心愛焉君去海陵得召試學士院

改大理寺丞知太平州當塗縣移知邵武軍邵武
縣遷殿中丞還臺會禁中灾下御史府窮究君與
秘書丞劉越並上疏論灾異明非人之所能為朝
廷貸其獄時明肅太后晚年未還政間君又與越
嘗有鯁議暨明肅厭代朝廷擢當時敢言者越既
卒贈右司諫君拜左正言遷左司諫俄以言得罪
換祠部員外郎知信州又監鄱陽郡權酷就九華
山以葬先君既而起通判江寧府丁太夫人憂服
除知湖州賜五品服西戎犯塞邊牧難其人朝廷
進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就賜金紫及
葛懷敏敗績于定川寇兵大入諸郡震駭君以城
中乏兵呼農民數千皆戎服登城州人始安又以
金繒募敢捷之士晝夜探伺知寇遠近及其形勢
君手操簡檄關白諸郡日二三諸郡莫不感服
予時為環慶路經畧部署聞懷敏之敗引蕃漢兵

為三道以助涇原之虞時定川事後陰翳僅十日
士皆沮怯君咸用牛酒迎勞霈然霑足士眾莫不
增氣又涇州土兵多没于定川君悉籍其姓名列
于佛寺哭而祭之復撫其妻孥各從其欲無一失
所者予目此數事乃知君果非常之才始請君自
代朝廷命韓公琦與予充陝西四路馬步軍都部
署經畧安撫招討使復命君守本官充天章閣待
制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兼知慶州君奏言今
既置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而諸路經畧亦帶招

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四
討之號稱呼無別非統制所宜請去招討二字朝廷以其知體詔從之君去涇之日其戰卒妻孥數百口環其亭館而號送之觀者為之流涕君至慶處置戎事甚得機要邊人咸稱之會御史梁堅奏劾君用度不節至本路費庫錢十六萬緡及遣中使檢察乃君受署之始諸部屬卷之長千餘人皆來謁見悉遺勞之其費僅三千緡蓋故事也堅以諸軍月給并而言之誣其數爾予時待罪政府嘗力辯之堅既死堂諫官執堅之說猶以為言朝廷

不得已坐君前守回中日餽遺往來踰制降一官仍充天章閣待制知虢州又移知岳州君知命樂職庶務畢葺遷知蘓州未踰月人歌其能政俄感疾以某年月日薨于郡之菑堂享年五十七天子加贈賻禮進一子官嗚呼子實知君之才而嘗薦之于朝及聞其終泣而誅之惜其才有餘而命不足不得盡其術于生民諸子奉君之喪以某年月日葬于池州青陽縣九華山金龜原而乞銘於子忍復讓哉君河南人也曾祖裔贈將作少監祖嶼

不仕父感雅州軍事推官累贈尚書屯田郎中母
刁氏渤海縣太君追封仙遊縣太君君娶李氏封
同安縣君子四人希仲以方畧進前渭州軍事推
官希魯登進士第希德舉進士希雅尚幼並守將
作監主簿女二人長適池州軍事推官王栩次適
進士劉君軻君少孤性至孝居母喪以哀毀屢病
廬墓側踰年手植松柏數萬株生平好學為文長
於奏議尤工古律詩積書數千卷以遺子孫中外
宗族無不盡其歡心其有人之孤急人之難多矣

君政尚寬易孜孜風化在玉山雪上回中岳陽四
郡並建學校紫微王舍人琪翰林張諫議方平太
常尹博士源弟起居舍人洙次為之記重興岳陽
樓刻唐賢今人詩歌于其上予又為之記君樂於
為善士大夫亦樂其善而願書之也可不謂之君
子乎銘曰

嗟嗟子京天植其才精爽高出誠意一開抗職諫
曹辯論弗摧主畧邊方智謀橫來嗟嗟子京為臣
不易名以召毀才以速累江海不還鬼神何意君

昔有言愛彼九華書契以降干戈弗加樹之松楸
蔽于雲霞君今已矣復藏于此魂其依歟神其樂
只壽夭窮通一歸乎至理

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華原縣事張君墓

誌銘

孔子門人七十子之徒天下皆知其賢焉或為邑
宰或為家臣或不願仕蓋顯於諸侯者寡矣然則
七十子之徒孔子語而未嘗及怨何哉君子之道
克乎已加乎人窮與達外也彼戰國豪士不由孔

子之門者則有脫賤貧逐貴高弗奪弗厭滅身覆
宗而不悔何哉不循聖人之道挾數以進求行其
欲得與失重也吾乃知夫由孔子之道者雖困窮
以死不害其為賢矣君諱問字道卿陳留人也天
聖七年秋廣文館開封府所薦士有與主試官親
嫌者別試太常寺予始在秘閣命往尸之得君策
論有漢儒風采乃薦以高等明年不利于春官退
居景陵郡研經講道弦歌終日遠近學者多歸之
既而獻文論百首應茂才異等科第一人召會于

家難不赴寶元初西羌犯延安君慨然有憂邊之意述平戎策以進慶曆初故禮部尚書范公雍言君著萬機濟理書十篇皆國之大議朝廷召試學士院初命試將作監主簿未調而歸措紳惜其不稱時予經畧陝西因表薦之除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華原縣決滯訟數十吏民服其明屬西陲積兵民苦於遠輸俗吏急之以奉上官民率多流亡君獨與民緩期使得措其手足復流亡者千餘戶陝西都轉運使吳公遵路孫公沔皆以善狀上

聞宣撫副使田公况復稱薦之又本道經畧使鄭公戩顧京兆屬邑有不治者必遣君治之以慰其民廊延路經畧使龐公籍思廣議論之助權署君幕中仍主州庠以教育人材累表請改官未報會樞密直學士梁公適來代龐奏君以本官監延州軍資庫詔從之未幾寢疾以慶曆六年十一月三日終于延安之官舍享年五十二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里曾祖洪隱德不仕祖令釗開封府太康縣主簿父允河中府觀察推官母夫人宋氏

君娶歐陽氏生一子曰徽登進士第鎮安軍節度
推官知延州甘泉縣二女長適安州安陸縣主簿
朱師德次適進士方琪君力于學志于道直言直
躬自信而不惑有孔子門人之業而不挾戰國豪
士之數雖命與道違又何愧哉其子遠來乞銘故
書之曰君子之道耻於弗立立而無所施命也君
子之命患於弗知知而無可柰何天也張君其斯
人之徒歟吾思其孔子之門則當旌其人而不暇
哀其人故昭以銘云

太子中舍致仕上官君墓誌銘

君諱融字仲川其先蜀人也曾祖諱琛不仕祖諱
遜贈禮部侍郎父諱似兵部員外郎京東轉運使
贈光祿少卿妣袁氏彭城縣太君君幼專詞學秀
出流輩天聖二年秋廣文館舉進士公卿大夫之
子咸在焉君中第一人明年春禮部較天下之才
君別試于太常寺又首薦之由是名動京師士大
夫願識其面未第間丁光祿憂朝廷錄光祿之後
賜君同學究出身服除授信州貴溪縣主簿君不

辭小官而恪其職今樞密直學士蔣希魯故龍圖閣直學士吳安道時並任江南東路轉運使聯章薦君就遷蔡州平輿縣令吳移使淮南奏掌真州鹽倉君又故龍圖閣直學士段希逸與時賢七人舉君于朝旋以疾間除太子中舍致仕居于曹南郡以慶曆三年三月五日起年四十有九君始娶任氏再娶辛氏封金城縣君子二人長曰延賞郊社齋郎次曰延德君之弟太子中舍隆與其孤以皇祐三年四月六日葬君于濟陰縣沛郡鄉崇儒

里請銘於予予天禧初為譙之從事光祿公方典是郡君時侍行而予始識君見君文雅有議論不敢以子弟器之後數年與君會于京師與之遊皆當世異才以文學風義相許予益愛焉君既祿仕而大夫之賢者多薦之斯可謂之聞人矣惜乎命之不修弗克樹勲於時可永歎焉或者曰儒生多薄命天豈不與善也余謂不然君子之為善也必享其吉有窮且天者世皆重而傷之雖一二人猶以為多焉小人之為不善也必罹其凶其禍且死

者世皆忽而忘之雖千百人若無焉如仲川之亡
可謂重而傷之者矣故作銘云

惟人之才而無命兮猶物之秀而不實品彙紛其
自然兮非化工之能一仲川之亡兮可柰何如川
之去兮無還波彭殤至此兮孰少孰多君子之思
兮徒為乎悲歌

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仲溫字伯玉四代祖諱某幽州人也唐末
為處州麗水縣丞中原亂離遂家于蘇臺曾祖諱

某事錢氏為中吳軍節度判官贈太保祖諱某以
神童補官終于祕書監贈太傅考諱某歸皇朝歷
真定府武信軍掌書記贈太師兼中書令府君即
太師仲子也生于京師幼孤還蘇臺與諸從兄弟
居服勤素業孝悌于門中景祐二年以某遇乾元
節恩例補試將作監主簿赴調除越州新昌尉以
誠接物民用知勸在邑三年盜不及境外計舉監
杭州餘杭縣市征能寬其利商旅便之三載以績
聞按察使洎牧守咸有表薦除寧海軍節度推官

知台州黃巖縣慶曆七年海潮大至壞州城人皆
逃散沒溺者甚衆府君教民為桴晝夜救之全活
數千人既而上官知其所存請董衆以治城府君
雅喜利人長於慮事衆議築土為城用甃以傳之
府君獨不然謂人築且勞又捍水之衝甃何能久
乃集民累土以牛數百蹂之堅而後增至于城復
表以長石互相銜枕勢莫得動其城八門皆設之
閘遇水暴至則障之衆伏其善台人遂安時又歲
饑州命邑官率富人出穀俾輕其價以助窮民而
窮民乏資無以得穀府君諭之曰汝糴之十不若
與之二三則富人易辦而貧人易及衆皆悅從饑
者獲濟焉永嘉郡禁盜十四人獄具皆當極法外
臺請府君慮問府君原盜之情而重其行法固請
覆奏朝廷悉恕其死黃巖大邑民數萬戶訟至盈
庭府君專尚仁愛多以理遣至有犯徒刑而情非
巨蠹者府君必為解其仇訟而決平之民自愛服
制置按察等使交章薦之府君秩滿還家與鄉舊
游曰吾樂矣何用官為遂請老朝廷嘉之遷太子

中舍致仕皇祐初仲來守錢塘與府君議置上田
十頃於里中以歲給宗族雖至貧者不復有寒餒
之憂府君退居四年賓親盈門以東臯所入日為
鷄黍之具故貧而常樂顧鄰里鄉黨有急難則竭
力以濟之皇祐二年九月十三日以疾不起享年
六十有六中外宗親莫不過哀里人無老少皆涕
下其遺愛感人如是之深娶丁氏夫人男五人長
曰純義守將作監主簿四子尚幼女四人長適進
士李泂次適進士沈克二女在室以其年十一月

十三日與府君別動逾千里及餘杭得請一獲其願相
會未幾而有死生之訣泣血灑毫不能成文銘曰
嗚呼先公五子其三早亡惟兄與我為家棟梁兄
又逝焉我獨徨徨諸稚在前未知否臧我其教之
俾從義方積善不誣厥後其昌

墓表

太府少卿知處州事孫公墓表

論者曰春秋無賢臣罪其不尊王室也噫春秋二
百四十年天地五行之秀生生不息何嘗無賢乎
當東周之微不能用賢以復張文武之功故四方
英才皆見屈於諸侯霸者之為而王道不興與無

賢同故論者傷之甚矣公諱鶚字齊賢富春人也
按舊誌公以奇文遠策見吳武肅王署越州大都
督府文學歷郡縣幕府改臺憲為郎官判鹽鐵院
持禮入貢授少監終于太府少監領縉雲郡享年
八十葬于會稽之南山今山陽守沔即公之曾孫
也在御史府無所迴避有聲朝廷近過閭里掃墳
墓求故老索遺文得太府之清芬訪余郡齋以道
之既而歎曰唐季海內支裂卿材國士不為時王
之用者民鮮得而稱焉皇朝以來士君子工一詞
明一經無遠近直趨天王之庭為邦家光吾搢紳
生宜樂斯時寶斯時則深於春秋者無所譏焉因
追惜太府公奇文遠策而終於霸臣丁彼時也豈
徒一人而已乎故弔而表之

鄆郊友人王君墓表

五行之秀見乎人有清而賢有蔽而愚五行之數
著乎命或修而壽或速而夭顏子其猶病諸吾友
人王君賢而夭之其不幸矣夫君諱鎬字周翰其
先澶淵人也會祖鼎邢臺之督郵祖楷尚書兵部

負外郎考袞太子右贊善大夫妣秦氏封太原縣
君贊善公慷慨有英氣善為唐律詩歷著作佐郎
通判彭州會太守不法憤而辱之失官居長安中
與豪士遊縱飲浩歌有嵇阮之風人特駭之公不
安其高復起家就祿得請監終南山上清太平宮
從吏隱也時祥符紀號之初載神薄遊至止及公
之門因與君交執復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寶臨海
屈元應者蚤暮過從周精於篆屈深於易且皆善
琴君常戴小冠衣白紵跨白驢相與嘯傲於鄠杜

之間開樽鳴絃或醉或歌未嘗有榮利之語一日
會君之別墅當圭峯之下山姿秀整雲意閑暇紫
翠萬壘橫絕天表及月高露下群動一息有笛聲
自西南依山而起上拂寥漢下滿林壑清風自發
長煙不生時也天地人物洒然在冰壺之中客大
異之君曰此一書生既老且貧每風月之夕則操
長笛奏數曲而罷凡四十年矣嗟乎隱君子之樂
也豈待乎外哉暨予東歸長白山以親之故就祿
養者僅十五秋君猶隱而未出今殿中丞致仕母

君隨居鄠郊善談名理見君之賢而語之曰子美
田百頃枕琴藉書釀醇酒養靈藥優游雲泉踰二
十年人生此世中安得獨善自樂如此之久耶不
若俯就鄉老書少勞于人間又長安秀造皆推引
之君不得已天聖四年秋起冠京兆之薦明年春
官氏較天下之士第君于甲等忽焉構疾以三月
九日不起于京師之建隆觀時周道士在焉親視
藥食而至于終乃齋其柩行哭道中歸于鄠郊又
數年予倅河中府因王事至長安傳舍中會周道

士夜話平昔及君之始末道士涕泗交下終夕不
止君善與人交也如此又十年予經畧西事遇君
之長子以葬期來告嗚呼君幼而竒敏能歌詩筆
札有聲于關中長安人惟呼小秀才長而有文著
書樂道不願榮祿有肥遁之節後感母君之言僮
俛一進遽以不壽妻譙氏生子五人長曰規謹厚
克家奉父母之喪藏于鄠縣某山某原禮也次曰
慨景祐元年登明經第除臨晉主簿而亡次曰覽
曰覲曰觀尚幼俱嗣其業二女適孫周道早卒噫

予與君別三十七載風波南北區區百狀今茲方
面賓客滿坐鍾鼓在廷白髮憂邊對酒鮮樂豈如
圭峯月下倚高松聽長笛忘天下萬物之際乎追
念故人乃揭石而表之書曰有君子焉生兮雲山
葬兮雲山始終不垢兮其清而賢

龍圖閣直學士工部郎中段君墓表

皇祐二年春某月日葬故龍圖閣直學士段君于
陳州其縣其鄉之原君諱少連字希逸開封人也
曾祖諱知遇祖諱驤隱于五代父諱子昂端拱中

登進士第終于陳州錄事參軍累贈吏部郎中母
夫人樂氏追封福昌縣太君君幼孤好學大中祥
符七年秋登服勤詞學科釋褐試秘書省校書郎
知鄂州崇陽縣有治狀改權杭州觀察判官時樞
密直學士李公及領餘杭郡當世清德於人少許
可大愛君之才與本道轉運使薦之改著作佐郎
知亳州蒙城縣移雅州名山縣還改秘書丞知婺
州金華縣未行除審刑院詳議官執法至平搢紳
多之張文懿罷相知江寧府辟君通判府事還授

御史臺推直官改太常博士時章獻太后聽朝君
與知雜御史曹修古等上言外戚劉從德家恩幸
太過臺諫輩皆得祿仕責授秘書丞監漣水軍酒
稅務復太常博士通判天雄軍上臨軒親政擢拜
殿中侍御史尋除開封府判官改刑部員外郎直
集賢院充三司度支判官使契丹國還為兩浙轉
運使君以二浙財賦為天下之最孜孜利病無弊
不草朝廷獎之進兵部員外郎充職改淮南轉運
使兼發運司事移陝西轉運使奏劾判陝府駙馬

都尉同平章事崇慶不法朝議直之俄命以本
官兼御史知雜踰月除三司度支副使定襄地震
壞閭舍墜人盈萬數天子怵然命君為河東安撫
使君恤殘民無一不至遷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
制知廣州康定初西戎叛兵交塞下近塞藩牧實
難其任朝廷以君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涇州未行
感疾以寶元二年八月初四日終于廣州之黃堂
年四十六娶樂氏封京兆郡君生三男俱幼亡五
女長適張氏次適孫氏次適譚氏次適明氏次適

張氏君風神秀特人皆望而欽之臨事無大小無
難易決發如流明而不苛和不隨在御史府無
所迴避謫去踰年及還又與孔中丞道輔等伏閣
論事見端人之風焉三為轉運使特有風采善人
君子皆得信用而推擢之小人則畏而少過君在
南海予方經畧陝西嘗薦君可仕邊要朝廷纔有
涇州之命而君不起搢紳先生咸嗟惜焉予知君
之深者故表其墓云

希逸之生神粹而明朝端正色天下公聲顏子非
壽清德自父伯道何嗣令名為後表墓以文希逸
不朽

贈大理寺丞蔡君墓表

經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嘗試觀之士果有文
與行不必據高享大而後顯雖林壑之幽逝而不
泯者蓋有稱焉君諱元卿字其其先洛陽人祖諱
某為萊之膠水令有惠愛居官九載不得去既終
邑人留葬之子孫遂家焉父諱某克已好學以疾
不仕君幼不為戲長而好學一日嘆曰男子生而

有四方之志吾從事於文豈跼身環堵而能通天
下之志乎乃軒然遠游至江西胡氏之義學與群
士居非禮不由非道不談君子願交焉五年業成
復歸于齊鄉老請薦之時方尚雕蟲技君以好古
不合于有司退居淄州郡之北郊有田數十頃而
衣食之以貧為樂未嘗屈于人有豪士至門願輸
錢五十萬請為陶朱之事以肥其家君謝之曰吾
伏臘之餘尚可為酒醴詠歌之音足以悅情性吾
之仁義不得施于生民忍以貨殖而取之乎豪士

慙而引去君退於斯終於斯享年四十七君體貌
魁梧偉其衣冠人皆望而畏之而性本慈孝故叅
知政事文忠公視君諸父也君親愛之過于已子
每得文忠所著則喜盈顏面示于識者曰起吾家
者耶君娶故駕部員外郎王允已之女贈其縣君
以孝和聞生四子曰奕曰稟曰亶曰交皆由文忠
廕補報君之德也奕早終于乾寧主簿稟既仕而
學再舉進士出身夙夜刻志富于學問嘗應賢良
方正科雖失于有司以是著聞於時至監察御史

而終君與夫人因稟叙郊祀恩俱被贈告曹與交
今並為大理寺丞克孝于親奉君與夫人之喪以
某年月日合葬于青州某縣某原禮也子孫游宦
誠南北之人也故表而識之云

君屈其身不屈其道愛及文忠文忠以報子孫廼
昌相與為孝墓而表之如立廟貌

權三司鹽鐵判官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君墓

表

君諱絲字敦素會稽人也晉右將軍逸少之後世

居蕭山曾祖諱慶祖諱安皆不仕父諱宸有鄉曲
之行好施與而里人喜之曰厥後其昌娶沈氏夫
人而生君及君登朝累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夫人
追封德清縣太君後夫人謝氏追封會稽縣太君
君幼稟親訓未嘗釋卷復游學京師太中祥符八
年春擢進士第釋褐除興國軍司理參軍精意獄
事無不得其情前後劾重辟而昭雪者凡十一人
郡中稱之神明秩滿除台州軍事判官州城據山
病其少井君白州長一舍之外有泉焉請陶土為

簡導入于城復五里一穴以濟行路之渴于今人
賴之移潮州軍事判官秩滿權杭州觀察推官丁
父母憂服除赴集吏部選充開封府兵曹叅軍歲
餘大理寺舉為詳斷官改本寺丞凡奏獄之疑者
必持寬典全活甚衆改殿中丞故龍圖段學士少
連時為兩浙轉運使舉君撥發本路漕船廼革其
弊本大增上供之數以考績聞改太常博士通判
衢州州人子弟多習詩書而未有學校士望缺然
而君募郡中高貲始建學舍其堂室僅百楹朝廷

賜州學額又營資糧之具最於諸郡時金華郡守
闕外臺假君領之衢之父老遮道于境上謂婺民
曰我州一鑑何奪之為有詣外臺乞還者婺人薛
惟簡先有寃狀父徒子黥君雪除之其家德君以
紫檀肖其象而祠之故翰林聶學士冠鄉應詔舉
知深州不就改屯田員外郎通判袁州故翰林葉
學士清臣舉拜殿中侍御史慶曆中湖南蠻人亂
攻劫郡縣言事者或請夷滅或議招納歲時未決
生民甚苦之朝廷選御史徃究其事以君為湖南

安撫至則察訪利病而前之主者立重賞以誅蠻
人一級萬錢士卒貪之徃徃害樵餉之人以為功
君下令曰得賊之首者必指其鬪地以為質其可
擒者當生致之自是無枉戮者君居軍中凡十月
戎服葛履與士卒同惟石硤鈴景二洞聚黨數千
君促官軍力破之斬首數百級招安三千人餘皆
竄匿英連韶間自是衰息朝廷獎君之勞遷侍御
史賜金紫充廣南東路轉運按察使兼本路安撫
提舉市舶司凡蕃貨之來十稅其一必擇諸精者

夷人苦之公令精粗兼取夷人大悅謂之曰金珠
御史意貴之也時交趾有變朝廷命君經度而廣
州當交趾之衝無城守備君議陶埴為城造大艦
十數日習水戰以待其來彼不復動歲餘君以瘴
疾求領小郡遷兵部員外郎知通州通人歲苦海
潮流亡者衆君作長堤以捍之復民田業量其肥
瘠奏免五年至十年之租朝廷召權三司鹽鐵判
官以皇祐元年四月疾終于京師享年六十一二
年三月十日歸葬于蕭山之先域禮也君娶裴氏

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生一女再娶杜氏生四男一女其子齊登進士第
震試秘書省校書郎露三班借職需修進士業女
文慧適泉州永春主簿陸琪文淑適皇祐元年進
士第一人馮京予於君同年之交也見君苦志清
節不渝於素稱薦者皆當世名臣朝廷一用之而
克樹風績惜哉位未大道未顯而終焉其命矣夫
故表其墓云

嵇山之陰右軍之後生此淑人終身無咎既及于
民復歸於神葬之家山雲氣氤氳宜昌乎子孫



8